



CANLAN DE QINGCHUN

灿烂的青春

设计

灿烂的青春

晓凡



灿烂的青春

晓凡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4}$ 印张：6 1/4 捆数：2
字数：108,000 印数：1—3,800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48 定价：0.43元

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诗人

——序《灿烂的青春》

方冰

晓凡同志的诗集《灿烂的青春》就要出版了。作为与晓凡同志在此道上的同行，看见战友取得了新的成绩，打从心眼里高兴；更由于我是这本诗成集后的第一个读者，他的可喜的成就，使我由衷地喜悦：所以我禁不住要来说几句话。

很久了，我们都在盼望着：在中国文艺的百花园里，能够出现真正工人阶级的诗。

这个愿望在旧社会是不大能够盼得到的，因为那时候中国工人被压在三座大山底下，受着残酷地压迫与剥削，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权利，经常连肚子也吃不饱，长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哪里还有心思去搞文艺、写诗呢？然而，不平则鸣，他们也顺口说出一些民歌、快板式的东西，抒发一下积压在心头的痛苦与愤懑。虽然只是顺口说出来的，但由于情真，不事雕琢，也就非常纯朴而感人。可是，作者不是

把它当作文艺作品来吟唱的，也没有把它们写出来，更不会搜集起来编成集子，都是在人们的口头上流传着，日子一久，也就自生自灭，在人们的记忆里忘却了，哪里还会进入文坛呢？只有少数被有心人（往往不是工人）记录了下来，才得以保存，零零碎碎地、在暗夜里发出灿烂的光彩；但在现实的文坛上却占不了什么地位，同工人在政治、经济上丝毫没有地位一样，这是必然的。

那时候，虽然有些文人，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写了一些为他们鸣不平的诗歌；但因为缺乏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语言形式也不是工人阶级所喜闻乐见的，虽也曾为沉闷的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究竟还有着一段距离，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诗歌。

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诗歌，必须出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诗人，而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诗人，必须要从工人阶级的队伍里产生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当了国家的领导阶级，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这些条件都具有了；但是，如果不能从文人诗的影响下很好地解放出来，纵然有很多工人写诗，也不会产生崭新的工人阶级的诗歌的。当然，这需要一段孕育成长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那几年，就是这段时间，大约是同社会主义的改造阶段相差不太多的。待到一九六〇年前后，工人阶级

的队伍中，不少敢于创新、歌喉嘹亮的诗人，就接连不断地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如天上的群星。

晓凡同志就是其中很明亮的一颗！

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需要从自己的队伍里产生自己的歌手。

有一次，我同晓凡谈到诗歌的问题。我很爱好他的诗。他说：老一辈的诗人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尤其是郭小川同志一九六一年来辽宁，整段时间都是由他陪同着，向郭小川同志学了不少的东西，这对于他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说：是的！应该承认这个作用是不小的，但却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时代的需要，阶级的培育。晓凡同志从十五岁起就到工厂里当徒工，十几年大产业工人的紧张的劳动生活，把他锻炼成为一个热情的工人阶级的战士。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那是怎样帮助也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成绩的。

现在，晓凡的诗集《灿烂的青春》正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晓凡同志的诗，抒发了工人阶级的豪情壮志。读了晓凡同志的这些诗歌，尤其是《车间风雷》与《炉火之歌》这两组诗，一个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好象就站立在我们的眼前。《纯洁的鸽》歌颂的是鸽，同时也是歌颂伟大的工人阶级；《钢的斗志》歌颂的是钢，同时也是歌颂伟大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多么伟大的豪情壮志啊！“——咱

们是继往开来新一代！还有什么高峰没人登，——咱们挽臂攀；还有什么险境没人到，——咱们敢去踩！好天下，咱不主宰谁主宰！工人阶级，就有这般大气概！”（见《豪情赞》）而工人阶级的手啊，又是多么的粗大、有力，“我们的手啊，是开拓道路的手，要劈出万里荒原解放路；我们的手啊，是架设长桥的手，要截断千年人海苦水流；”（见《手的颂歌》）《遐想》一诗中，塑造了一个多么高大的老工人的形象啊！

银须，
鹤发，
一双大手腰间插；
师傅挺立地图前，
那身影，
象一尊铁塔。

.....
.....
啊！祖国大地上，
多少高山要削平，
多少煤层等待风镐去开挖，
多少江河静候铁桥跨……

多少个新兴地区呀，
要我们这代人往那地图上画！

地图前遐想无边涯，
心头升起万丈霞，
光照普天下；
转身回工段，
砂轮前，
车刀下飞迸出灿烂金花！

晓凡所塑造的工人形象，胸中不仅装着整个中国，而且
装着整个世界。

.....

两眼紧盯飞转的卡盘，
耳边呼啸宇宙的长风；
北方的冰雪，
南方的霞红，
时时在刀尖上滚滚跃动；
黑暗处红色的传单，
丛林里觉醒的枪声，
在催我快切下一批又一批螺丝钉！
面对小车床，
犹如面对宽广的世界；

看一眼图纸啊，
我看到亿万双期待的眼睛……

.....

(《我爱我平凡的劳动》)

这样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他前进
吗？真是“一步一步能上天！”（见《灯火辉煌》）

第二、在晓凡同志笔下的工厂车间，向我们展开了一幅
多么壮丽的图景啊！它完全不是烟熏火燎、机声嘈杂的车间
了。

日夜抡锤把，
满身汗任我挥洒。
炉膛里，
煤在燃烧，
风在呼号，
金属放光华；
冰冷和火热，
光明与黑暗，
在炉内拚杀；
腾腾的火焰，
抹一天鲜红的朝霞……

(《炉火与红霞》)

在晓凡同志笔下的车间，又是多么的高大而宽广啊！它

几乎可以囊括全世界，完全不是低矮而又狭小的车间了。

这车间啊，
高不足十尺，
宽不过丈把。
它却装着：
非洲的闪电，
亚洲的云霞，
欧洲的怒吼，
美洲的雷炸……
——车间里呀，
翻腾着四大洋的滚滚浪花！

(《车间风雷》)

在晓凡同志的笔下，那些繁重的劳动，又变得多么豪迈
而愉快啊！

钢铁呀，
坚固又顽强。
钻头呢——
脾气跟咱一个样：
你越硬啊，
我越强；
往里冲呀，
朝前闯！

杀出一条路，
铆钉跟着上，
千千万万个零件儿，
齐刷刷站到岗位上！

（《长桥万里》）

晓凡同志的笔写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的沸腾的生活，写出了它的美，写出了它的精神实质。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晓凡同志是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儿子，他向培育他成长的工厂车间，向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倾注了他的全部的爱。

只有这样的车间工人，才能听见“那日夜轰鸣的炉火会说话”（见《炉火熊熊》）；才能同机器去谈心（见《谈心》）；才能象送别老朋友似的送产品出厂，向他们致壮行辞（见《壮行辞》）；才能象纯洁的鸽一样，“为了给世界以光明，在每一座闪亮的灯盏上，……慷慨地点燃起灿烂的青春！”（见《纯洁的鸽》）……

只有这样的车间工人，才能把厂房、机器、材料等等都看作同他一起、为祖国的建设、为人类的解放而共同战斗的伙伴，才能那样地对他们一往情深。

也只有从这样的车间工人中产生出来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热情洋溢的感人的诗句！

第三、晓凡同志逐渐找到了一种比较适合于表现工厂生

活的诗的语言和形式。这种形式基本上是以自由体为主，吸收民歌的长处。在语言上注意节奏的和谐与韵律的流畅，每句的字数有少到一个字的，有多到十余个字的，完全视内容的需要与否而定；但是读起来却没有别扭之感，而是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很合乎大工业生产的节奏与律动，上边所举的例子，差不多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再举两个更为明显的例子：

这样粗大、厚实、有力的手，

这样开天、辟地、战斗的手，

非洲的橡胶园中——

有！

亚洲的矿井深处——

有！

东欧的夜幕下边——

有！

西欧的烟囱林里——

有！

这样的手，

走遍世界处处有。

亿万双大手紧握拳，

光明在前头；

红日呀，

必将普照七大洲！

(《手的颂歌》)

那黑溜溜的焦，
肮脏的渣，
都要往你的激流里混；
那潮湿的气，
阴凉的水，
都要去浸蚀你的心……

你呀你，
大怒一声吼：
“滚！”

——轰！
全炸碎——
管你是焦、渣、气、水；
管你是牛、鬼、蛇、神！

(《纯洁的鸽》)

请不要小看形式问题。诗歌要以最精炼的语言去概括表现复杂的生活现实，不在形式上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形式对头了，可以更深刻地表现内容，不对头，就不能。晓凡同志的诗歌中句子的长短，是随着所描写事物的节奏与律动而变化的，遇到节骨眼上，把一两个字放到突出的关键性的节拍上，干脆利索，提神壮气；上边的例子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诗歌，更要讲求语言的美。各种人有各种人语言的特色。晓凡同志是善于从工人的口语里去提炼诗句的，大家读他的诗可以感觉得到，这里就勿须我来多说了。

然而，晓凡同志的诗达到今天的境界，是经过一番摸索的过程的。晓凡同志很早就写诗，起初他也是受了文人诗的影响，大家还可以从《鞍钢人与钢》《煤都人和煤》这两组诗中，以及《大海·秋色》部分的诗中，看到这个痕迹的，因为晓凡是个有才能的诗人，就是这个时期，也有不少的好诗，如《矿工性格》、《访采煤班长》、《太阳的抚爱》等都是。这以后，晓凡同志才逐渐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来，甩开文人诗的影响，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段时间在晓凡并不太长，然而是经过了的，而且是必然要经过的。

晓凡同志形成自己的风格，写得最突出的一组诗是《车间风雷》。他描写培养他成长与他血肉相连的车间，是写得很成功的，因为他熟悉车间，对它倾注了深深的爱的原故。

这期间，晓凡已比较成熟了，扩大了自己的生活面，又写出了象《码头工小传》、《蒙古族民兵连长》、《老贫农的心》……这样的好诗。这些生活并不是他很熟悉的，但是凭着他的观察与匠心，他写得很出色，尤其是《蒙古族民兵连长》这一首诗，只抓住快而准的这个特点，几笔，就把人

物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反映比较复杂的事物，总是需要多费一点笔墨，需要比较长一些的篇章，这是很自然的。长，并不是不需要在剪裁与凝炼上下大功夫；只有经过大力剪裁大力凝炼以后的长，才能长得适度，才能长到好处。前两三年，晓凡同志写了一些比较长的诗，二、三百行的，三、四百行的都有，较多的是抒情诗，叙事诗也有。晓凡同志本来是善于剪裁与凝炼的，从《码头工小传》、《蒙古族民兵连长》等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些较长的诗，晓凡同志却没有在剪裁与凝炼上足够的下功夫，因为铺陈过多，诗味反而显得不足了。

今年发表在《辽宁文艺》第二期上的《炉火之歌》这一组诗，以及编集时又收进来的几首，是《车间风雷》的继续，是比较好的发挥了晓凡的诗的特点的；但是，也还没有突破《车间风雷》的水平。

晓凡同志时时感觉到自己诗的不足之处，这就是前进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晓凡同志是有才能的，他有着火一样的激情，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来的！

1978年4月10日夜写完，熊岳

目 次

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诗人

——序《灿烂的青春》 方冰(1)

车间风雷

钢就是钢	(3)
谈 心	(6)
长桥万里	(8)
纯洁的鸽	(12)
车间风雷	(14)
钢的斗志	(18)
手的颂歌	(20)
遐 想	(23)
灯火辉煌	(25)
豪情赞	(28)
零 件	(31)

红色铁锤史 (33)

炉 火 之 歌

炉火与红霞 (43)

灿烂的青春 (45)

期 望 (48)

工厂烈士墓 (50)

奔腾呼啸的炉火 (52)

怒 火 (56)

我爱我平凡的劳动 (59)

壮行辞 (64)

关于绘画 (69)

赵大刀小传 (72)

鞍 钢 人 与 钢

炉 前 (91)

喜 报 (93)

早 晨 (95)

答 问 (97)

道 谢 (99)

轧钢机前 (101)